

蘇聯文藝叢書

蘇聯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美國人民的聲音

拉夫列尼約夫著
洪 濤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美國人民的聲音

洪濤譯

861(2)

蘇聯文學叢書

美國人民的聲音

拉夫列尼約夫著

洪 濟 譯

蘇聯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Б. Лавренев:
Голос Америки

* * *

894·S19·32K·P.156·\$4.8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 *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 00001—20000 冊

蘇聯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曹 靖 華

副主編 蔣天佐 金 人 趙維芳

· 編 輯 委 員 ·

戈寶權 李獨野 蕭狄斯

焦菊隱 陳冰夷 張鐵弦

朱葆光 葉水夫 蔡芳信

編輯顧問 羅果夫

登場人物

上尉華爾特爾·吉德(吉)。

吉德夫人(吉母)——其母。

辛齊雅·吉德(辛)——其妻。

梅莉·吉德(梅)——其妹。

上校郝斯頓(郝)——團長。

中士麥克唐納爾(麥)。

參議員赫別爾特·德·維列爾(維)。

艾爾·赫·司空得列爾(司)——美國國會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全權代表。

訶·李爾(李)——「聯合保障社」經理。

布勒斯台德(布)——崗警。

別爾昔·斯·蒲特列爾(蒲)——梅莉·吉德的未婚夫。

多羅齊(多)——老婆子(白人與黑人的混血種)，吉德家女僕。

莎麗(莎)——婦女戰時服務團的女郎。

兵甲——第四十五賓薩科拉團的兵士。

兵乙——第四十五賓薩科拉團的兵士。

兵丙——第四十五賓薩科拉團的兵士。

兵丁——第四十五賓薩科拉團的兵士。

兵戊——第四十五賓薩科拉團的兵士。

傳令兵。

第四十五賓薩科拉團的兵士若干人。

第一幕——在歐洲，一九四五年六月。

其餘諸幕——在美國，一九四八年。

第一幕

鋪滿黃沙的小空場，在鮮花怒放的栗樹下擺着四張小桌子。在桌子周圍的輕便藤椅上坐着第四十五團的十一個兵士和中士麥克唐納爾。小空場右方是一條階梯，通往帶德國中部風味的優雅別莊正簷之前的寬敞露台，別莊玻璃門的兩邊爬滿常春藤。在門上方插着一面不大的美國旗子。兵士們顯然已在桌旁坐了很多時。他們很快樂，在大談其天。他們喧嚷的談論着，跟莎麗調笑着，她把桌上的空瓶子撤去，換上新的裝滿了酒的瓶子。大家用兩腳踏着節拍，歌唱起來。

我們是四十五團的士兵！

喀得里——巴得里，齊爾利里——比里，阿爾——諾呵！

我們個個都是英雄好漢！

喀得里——巴得里，齊爾利里——比里，阿爾——諾呵！

得里布爾——克里布爾，嗨呵！

我們毫不畏懼的跟敵人作戰！

喀得里——巴得里，齊爾利里——比里，阿爾——諾呵！

我們的聲名國內各州到處傳！

喀得里——巴得里，齊爾利里——比里，阿爾——諾呵！

得里布爾——克里布爾，噶呵！

兵甲：且住，弟兄們！……我們光榮的第三連剩下得這麼少，連中士算上，共計才一打，這倒也真不含糊。我一想到四十八州的每一州中會有多少姑娘來攙着我的脖子親嘴的時候，我的渾身上下就先就發起燒來了。

兵乙：巴爾金斯，你的腦袋裏就只有大姑娘。讓她們消滅得無影無踪吧！我不想她們。我所想的是：在家裏，人們會怎樣的來歡迎我們。閱兵典禮啊，焰火啊，鮮花啊，音樂隊啊。普遍的崇拜！

兵丙：波布，你這般的指望着崇拜嗎？

兵乙：怎麼不呢？我們是美國第一批英雄呀！歐洲擂台百戰百勝的打手。莎麗，好孩子，再給我倒上一杯。

莎麗斟滿他的杯子。

謝謝你！歸根到底，我們完全可以誇耀，我們是打過真正死仗的唯一無二的戰鬥部隊。其他的人都不過是坐着吉普車從大洋到易比河兜了一趟風罷了。

兵丙：不管怎樣，我還是勸你們不必指望着同胞們的長久欽佩。……你們願意聽我講我父親的故事嗎？上次大戰中，他在出名的福開森少尉那一排裏打過仗，這一排人在六晝夜期間支持住了整整一師德國人對拉·巴賽農場的攻擊。有一個瘋傻的賣家，甚至把這個場面用玻璃顏色繪成圖畫，給匹茲堡教堂的窗戶做裝飾……那一排人留下活命的比我們這一連的更少。少尉和三個兵士。他們四個人共總只有七隻腳和六隻手。

兵戊：（憂鬱的）不成套的軍需品呀！

兵丙：倒還有點像！……讓他們從歐洲坐着特等船艙回國，只差點兒沒有把他們用綢緞裹起來。用總統的花車把他們載往各州。在伯明罕的歡迎會之後，他們四個人只剩下了七隻眼睛。因為少尉的一隻眼睛讓一束鮮花給打瞎了。……

兵戊：（憂鬱的）要命的熱情啊！

兵丙：讓他們盡情的大吃大喝，弄得我父親因為腸子痛險些死掉。給他們掛上了這樣多的月桂冠，簡直可以開一家月桂冠批發店。……過了一個月讓他們復員了，於是他們便求爹爹告奶奶的去尋找工作。當他們提起自己的戰功的時候，人們便回答他們說，拉·巴賽農場對於美國的工業沒有意義。

兵甲：（鄭重的）從你這個小小故事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

兵丙：最後，我爸爸他老人家用剩下的那隻左手把舊繩子作成一個活套懸樑自盡了，我們因此只得各自去尋生路。這一點，如今也會是這樣的！

兵甲：喂，你這個沒有骨頭的傢伙！我早就看出，你在任何時候都會哭喪……紅黨的這些調子我早就聽厭了。快住嘴吧！不然你的嗓子會要啞掉的。

兵乙：看呀，巴爾金斯是嫌錢少，嫌他把德國人那裏搶來的東西賣給德國人得到的錢太少。他還想去告密，再掙上一點兒。

兵甲：（帶威脅的）你說什麼？

兵丁：哎，弟兄們，別鬥嘴呀！等我們回家以後，排隊領取施捨給失業者的稀粥的時候，再去談它們吧。我們是美國軍隊，不是救世軍。爭論什麼呀？看吧，我簡直

和蠢豬一般的快活，因為我活着，呼吸着，有喝的，有嚼的，而且我的骨頭和肉都一點不缺。可是當我想起攻擊這個使我們出名的可詛咒的淺水灘那一天的時候，我就不禁哆嗦起來，好像在發瘧疾一樣。那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中士，你說怎樣？

麥克唐納爾：我想，我們這裏的人從來沒有任何根據說我胆怯的，可是在那一天我似乎覺得，空氣變成了一堵阻礙我們前進的銅牆鐵壁，在這堵牆上甚至連小耗子能夠鑽過去的這樣一條小縫兒也沒有。

兵丁：可是我們終於鑽過去了呀！

兵戊：（憂鬱的）然而這堵牆把其餘的人都壓死得一乾二淨了！

莎麗把桌子上的空杯盡收集起來，用托盤端着向露台走去，可是當她從兵士甲身旁走過時，兵士甲從下邊一脚把她手中的托盤踢翻。杯盡墜地，摔得粉碎。

兵乙：（跳了起來）這是個什麼鬼東西呀？

兵甲：（哈哈笑着）哈，哈，哈！小小的一次轟炸，可是危險已經過去了！敵人已經轟炸

完畢！

莎麗：你這個畜牲！土匪！

兵甲：放低聲點，……你這個小娼婦呀！

兵戊：（憂鬱的）雖然這在節日不應當，但我却想打歪你的狗臉，巴爾金斯！

兵甲：別着急呀！請你洗個冲浴吧！（搶過一杯水，把它往兵士戊的臉上潑去。）

兵戊：（不慌不忙的站起來）你等着吧！（挽起袖子。）

兵甲：（拔出刀子）來吧！我割下你的耳朵，把它賣給挨餓的德國鬼子。

兵士們急忙跑去拉開這對敵人。

麥：巴爾金斯！把刀子放進口袋！五秒鐘的時間，要不，我就向你肚子開槍。明白嗎？

兵甲端起刀。

對，就是這樣！典禮完了以後，禁閉十天十夜。

兵甲：（毫不在乎的）我敢請問一聲——到底因為什麼？

麥：若是你不明白，我就請上尉給你解釋。那個時候，就要不止禁閉十天了。

兵甲：因為這個淫婦受禁閉麼？真他媽的活見鬼！

麥：因為你罵人，再加五天。要是再不閉嘴，就會要因為冒犯長官，把你送交法庭受審判。

兵甲：不用嚇嚇我！我叔叔是達科打美國志願兵軍團的副團長。你將來會落到他手裏去的。

兵戊：（憂鬱的）有那樣的叔父，就有這樣的姪兒。

笑聲。

兵甲：隨你們去囉牙吧！你們快活的日子剩下不多了！回到美國去，你們才會知道厲害，紅黨蠢才們！（吐了一口唾沫，下。）

兵丙：（用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氣）弟兄們，大家覺得嗎？空氣清潔一些了。

全體大笑。莎麗倚着樹，用雙手掩着臉哭泣。

兵丁：莎麗，小乖乖！你的眼睛裏射出的是什麼噴泉呀？快關住水門吧！

莎：（滿臉淚珠，很生氣的）滾到地獄裏去吧！你只會嘶叫！

兵乙：莎麗，不必驚慌！杯蓋是德國人的，不會讓你賠償。

莎：杯蓋算得了什麼！你當我是爲了這些破爛哭嗎？

兵乙：那麼又是爲的什麼？

莎：（憤怒的）你們這班滑頭鬼，快要各自回家找自己的老婆去了，可是，我拖着孩子怎麼辦呢？

兵戊：（憂鬱的）你從哪裏來的孩子呀？

莎：得啦，你準不知道嗎？！我怎麼呀？爹媽會揍我，把我攆出門外。

兵丙：緊緊的釘住孩子的父親吧。

莎：（絕望的）釘住？！你知道得很清楚，吉姆同你們一起衝鋒的時候，彈片打破了他的腦蓋骨。……或者你叫我把他的骷髏賣到博物館裏去嗎？

兵士們發笑。

你們取笑我，也不害臊！這只有巴爾金斯那種流氓才幹得出來，可是，你們都是好人，並且在這次可詛咒的戰爭中我們大家一塊相處的時間已經不少了。

笑聲漸漸止息。

兵丙：莎麗，你別生氣！誰也不打算欺負你。我們都很懂得，巴爾金斯跟你爲難，是因為他糾纏你的時候，你把他推開了。……我們不能看着你受欺負！

兵士們又唱起歌來。

麥：莎麗！

莎：（愁眉不展的）幹嗎？

麥：到這裏來！

莎麗不願意的走近他。

長官叫的時候要快一點。……揩一揩你的臉蛋兒。看你簡直哭得淚人兒似的。

莎：（羞怯起來了）是，是，中士！（揩眼淚。）

麥：糟了吧？……魔鬼把你們小姑娘們，拖進了戰爭！沒有你們難道就不行！……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莎：不知道，……我是絲毫也不用想回家去了。我父親的拳頭厲害得很，他一下就會把我打得爬下。

麥：你的事情有點糟糕！

莎：真叫人想在脖子上拴一塊石頭，跳進水裏去！

麥：你試試看，我會把你從河底下撈上來，並且會連你父親也夢想不到的那樣，剝你

的皮，抽你的筋，……不要哭呀！既然鑽進了軍隊，那就應該像兵士一樣挺起來。

莎：我同孩子會要餓死的，……半文也沒有。……

冷場。麥克唐納爾掏出錢包來，抓住莎麗的手。

麥：伸開你的爪子！（扳開莎麗的手指，把錢包放到她的掌中）給你，傻丫頭！有了這個，你可以支持一些時候。

莎：（推拒錢包）你瘋了嗎？這是從哪裏說起呀？我爲什麼拿你的錢呢？

麥：這些錢是我在戰爭中攢下的，至於拿去作什麼鬼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個
人，光棍漢，一點也用不着它。我有一個腦袋，一雙手，就可以活下去。至於在
你的腦袋裏却是空空如也，而在手上又有着草擬中的小寶寶。

莎：不，我不能……

麥：（忽然兇暴的）拿去，再不許說第二句話，不然，我就要使勁敲你的腦瓜子，叫它清醒清醒。……（很溫柔 and 撫愛的）喂，莎麗！

莎：（張目結舌的）謝謝，麥克！你是多麼善良啊！而我從前總是十分怕你！我覺得……

麥：磨牙磨得夠了！快走罷，把你的資本放到摩根銀行去。……開步……走！

莎麗走進別莊。在兵士的歌聲中清楚的聽見一個什麼人說這樣一句話：『我對你說吧：沒有俄國人，我們還要再啃五年的。』

兵乙：這些俄國人真是有趣的傢伙呀！怪人！他們完全不把錢看在眼裏。當我們跟他們在河岸上會見的時候，我要求一個俄國人把軍帽上的紅五角星賣給我作紀念。我把五角星指給他看並塞給他一塊美國金元。你們猜怎樣？他伸手到佩囊裏掏出一張厚紙片來，塞給了我，那上邊縫着許多紅五角星，像鈕扣一樣。隨後用手指着同我在一起的弟兄們，比劃着，叫我把這些五角星分給大家。他完全不要錢。抓住我的手笑着說：『希特勒完蛋了——資本完蛋了。』……

兵丙：你分給大家了嗎？

兵乙：你把我當作什麼人呀？當作傻子呢，還是當作俄國人呢？……我把這些五角星賣給了後方的富家子弟出身的軍官老爺們。那些蠢才給我二十五元美金一個。往後我們再跟俄國人相會，我一定要賺這些傻瓜一筆好錢。

兵丁：是的，俄國人很好笑，可是，他們是很敦厚淳樸的人民呀！